

4 再赴戎行

一九二二年（民國元年）一月八日，韓復榘被遞解回到家中，心裡百感交集。

一身征塵、滿臉滄桑的韓復榘，在離家出走兩年之後不期而歸，令家人又驚又喜。外間鬧革命黨的事家人早已風聞，驚的是韓居然也敢冒死參與其中；喜的是造反不成還能活著回來，也是不幸中之萬幸。

回到家中的韓復榘終日深居簡出，心中鬱悶固然是主要原因，頭上沒了辮子，也讓他寸步難行。雖說是時清廷已頒布聽由民眾剪除髮辮的明諭，但在偏僻的鄉村，頭上光禿禿的仍招人非議。據說在縣城花十二塊銀元就能裝上一條假辮，但韓不屑於此。馮玉祥回到原籍就裝了一條假辮，每次上街都提心吊膽，惟恐被人看出破綻。

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布退位，這天離過陰曆年還有六天。消息傳來，早已待得不耐煩的馮玉祥不等陸建章招呼，便於大年初三（二月二十日）登上北京的火車。

馮玉祥到了北京，先在在西單橫二條的京畿軍政執法處住下，等候陸建章的安排，沒想到會在此處與李鳴鐘不期而遇。李其時正在執法處當衛士，是馮到北京後見到的第一位二十鎮袍澤，也是第一位加入「老二營」的西北軍人。

二月二十九日，駐防京畿的陸軍第三鎮發生兵變，北京四城火光冲天，變兵大肆搶掠，馮玉祥親身經歷了這場騷亂。兵變很快被平息下去，然而正是這場兵變，才有了馮的「老二營」；也正是這場兵變，才把石友三送到馮的身邊。

兵變平息後，袁世凱對京師的拱衛不再信賴北洋六鎮，決定編練中、前、左、右、後五路備補軍，即禁衛軍之前身，委陸建章為左路備補軍統領。

左路備補軍轄中、前、左、右、後五營，馮玉祥任前營（二營）營長；每營轄中、前、左、右、後五哨（連），哨官相當連長；每哨轄三排，哨長相當排長；每排轄三棚（班），什長相當班長。

左路備補軍 統領 陸建章

中營 營長 陸建章（兼）

前營 營長 馮玉祥

左營 營長 董世祿

右營 營長 龔廣益

後營 營長 陸承武（陸建章之子）

馮玉祥被陸建章委以二營營長，手下還沒有一兵一卒，便著手去直隸景縣招募新兵，隨行的有中營（一營）前哨哨長宋哲元。

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〇），字明軒，山東省樂陵縣人，二十二歲在北京考入第六鎮隨營學堂，畢業後投入陸建章門下任京畿軍政執法處稽查員。馮升任京衛軍左翼第二團團長時，宋正式調入馮團，此後便長期追隨馮，直到西北軍解體。中原大戰後，倖存的西北軍人大多歸依到宋哲元和韓復榘的門下。

三月五日，馮玉祥前往景縣募兵，到十日為止，順利招滿一營新兵。應募的新兵全部是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曾經當過兵的一個不要。要甄別後者，馮有一個辦法：即令應募者站成一列，突然大呼一聲口令「立正」，大凡當過兵的，會本能地做出「立正」動作，等於不打自招。

此次景縣招募的新兵中，有不少人日後蔚起為西北軍著名將領，如孫良誠、劉汝明、佟麟閣、程希賢、韓占元、劉玉山、李長清、曹福林、安樹德、張俊聲、陳新起、張德順等。

馮玉祥帶隊回到北京，於正式編隊之前，先在南苑軍營對新兵進行為期五天的簡單訓練。這

時的新兵沒有軍裝，更沒有武器，一個個蓬頭垢面，鶉衣百結，走到街上，猶如乞丐。用馮自己的話說：「怎麼看也像一群叫化子，我自己就像一個化子頭。」（馮玉祥：《我的生活》，上冊，第一三六頁，黑龍江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三版。）

馮營在南苑滯留期間，仍有人前來應募，如石友三、過之綱、馮治安等。

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〇），字漢章，吉林省長春縣人，幼家貧，其父為人扛長工、趕大車。稍長，在長春城內當學徒，後侍讀於城東關龍王廟小學。一九〇八年，投駐防長春之曹錕第三鎮吳佩孚營當一名炮兵。後第三鎮移駐京東廊坊，前不久發生兵變，石被遣散，流落北京，適值備補軍招兵，遂前往南苑應募。石入馮營，先當馬夫，後任馮玉祥的傳令兵、貼身衛兵，直至成為西北軍最驍勇善戰的將領之一。

過之綱（一八九〇—一九五七），字羨五，安徽省蒙城縣人，一九〇八年在保定警察局充巡士，一九一〇年赴北京投考北洋陸軍學堂。一九二二年初，備補軍招兵，始赴南苑應募，加入馮營任正兵。

石友三、過之綱都是其後西北軍的「十三太保」，與韓復榘私交甚篤。

馮治安（一八九六—一九五四），字仰之，直隸故城縣人，從軍前在縣城一家油鹽店當學徒，一日錯把一壇醋倒進醬油缸裡，被老闆打了兩記耳光，憤而離職，適聞備補軍招兵，便跑到北京南苑應募。是年馮年方十六歲，身材瘦小，不夠兵格，被收在軍營伙房內當伙夫，三個月後補為

哨兵。馮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期模範連當學兵期間，韓復榘是其上級排長；馮在第四十三團任營長時，韓為該團團長；第二集團軍出師北伐，從彰德大戰到占領北京期間，馮任軍長，受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節制。

三月十六日，馮營奉命開往北苑訓練兩個月，其間新兵開始編制成營，每人領到一套黃色布軍裝（戲稱「黃馬褂子」），每哨發九十枝破舊的老槍，分單筒毛瑟步槍和雙筒毛瑟步槍兩種。

左路備補軍

前營

營長馮玉祥

司書王喜瑞

中哨

哨官吳耀堂

哨長李鳴鐘

哨兵安樹德

前哨

哨官劉子賓

哨兵過之綱、劉汝明

左哨

哨官鄒心鏡（陸建章外甥）

哨兵孫良誠、韓占元、曹福林

右哨 哨官盧振濱

哨兵佟麟閣

後哨 哨官康子實

哨兵程希賢

另有「補兵棚」、「伙夫棚」。馮治安初為伙夫，後補前哨哨兵。

「雜役兵」分護兵、司號兵、醫兵、掌匠、皮匠、馬夫等，石友三初為馬夫，後補左哨哨兵。

營長薪水、公費各一百四十兩（銀），另有煤炭費一百九十兩；哨官薪水五十兩，公費十兩；哨長二十五兩；司務長二十兩；司書十兩，正目六兩一；副目五兩八；正兵五兩五，副兵五兩二；雜役兵四兩八，如遇出北京或作戰，士兵每人增加一兩米金。

五月中旬，馮營開往京西三家店，一邊訓練，一邊守護陸軍部軍械局。

三家店鎮位距北京四、五十裡，位於永定河出口，北依巍巍群山，南控浩浩平原，是明清時往京城送煤的必經之地。鎮上僅一條古街，有商家店鋪百餘家。三家店東北側有許多山路，通往天台山、香山和西山八大處。

設在三家店的陸軍部軍械局是一個重要的軍事機構。一八九〇年，段祺瑞從德國學習回國，即任陸軍部軍械局局長；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吳佩孚指揮部隊攻占奉軍設在三家

店的陸軍部軍械局，切斷奉軍武器供應，導致奉軍全線崩潰。

韓復榘在家中憋了近半年時間，正百無聊賴之際，突然聽說老管帶馮玉祥在北京又當上營長，時下正在邀集舊部，重整旗鼓，不禁精神為之一振，在徵得父母妻子的同意之後，於六月初離家，再赴戎行。

霸縣地處京畿，韓復榘很快就在京西三家店找到了馮玉祥，二人劫後重逢，別有一番喜悅和感慨。馮先安排韓在二營任什長，未及一月，又讓他做起老本行——營部司書。

韓復榘的前任司書為王喜瑞，滿族人，腦後留著一條小辮子，手裡總是端著一隻亮晶晶的水菸袋。有人跟他開玩笑，說馮營長是革命黨，在灤州造過反，專殺留辮子的旗人。王膽子小，不辭而別。

馮營在三家店駐紮半年，其間又有一些前二十鎮袍澤前來投效，如趙席聘、谷良友、張維璽、馬式彬、馮安邦等，初皆委以什長，旋即升為哨長。是時過之綱、孫良誠、韓占元、佟麟閣、劉汝明、程希賢、李長清、劉玉山、席液池等皆升為什長；石友三升為左哨哨兵；馮治安升為前哨哨兵。

谷良友將胞弟谷良民也帶來二營補兵。谷良民（一八八九—一九七五），字敬軒，是谷良友的五弟，初入伍補為哨兵，後任馮玉祥的傳令兵及貼身衛兵，長期在馮身邊。谷忠厚篤實，驍勇善戰，深受馮的信任，以後在西北軍歷任旅長、師長，在韓復榘第三路軍任軍長。谷與韓後結為

兒女親家。

谷良友、谷良民兄弟是山東省巨野縣人，以後在西北軍中，有不少巨野的老鄉，如陳希聖、馮興賢、祝常德、楊承漢、楊首道、謝慶雲等。

馮營進駐三家店後，部隊訓練漸入佳境。

馮玉祥首先在營中成立三個講堂：官長講堂、頭目講堂和特別兵講堂。韓復榘在官長講堂聽課。馮玉祥又創建「拳擊技術班」和「器械體操班」，旨在加強官兵體質鍛鍊。什長以上官佐有「圖上戰術課」。

在進行術科教學中，為便於士兵牢記訓練要領，馮玉祥親自編寫了三首軍歌：〈戰鬥動作歌〉、〈射擊軍紀歌〉和〈利用地物歌〉，這三首歌後來成為馮軍著名的「三大軍歌」，歌詞摘錄〈典範令〉的要點，曲譜則借用基督教讚美詩的旋律。

半年之後，當香山紅葉如火的深秋季節，馮營告別三家店，移駐北京平則門（阜城門）內，仍一邊訓練，一邊守護設在北京城西南隅工部王恭廠的舊火藥庫。大約三百年前，即一六二六年（明嘉慶六年），火藥庫曾發生過一次不明原因的大爆炸，據說能量相當於一顆原子彈，死亡二萬人，是北京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馮玉祥為官兵編纂一本名曰《精神書》的小冊子，其中分「道德精神」、「愛國精神」和「軍紀精神」三部分，凡八十餘條，每條都是格言式或語錄式的條目，「有過必改，過則勿憚改。人

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勝於無過。」、「古今英雄，百戰而不死，非是怕死，乃是真不怕死。」云云。這些條目官兵都要朝夕誦讀，會背會講，此後的西北軍也是如此。韓復榘主魯時期，第三路軍官兵對《精神書》亦倒背如流。在由總統府主持的年終軍事會考中，二營名列第一。在由蔣百里考核的部隊分列式閱兵中，二營的成績也是第一。

一九一三年三月，一位十九歲的學生在北京投效左路備補軍第二營中哨充親兵，這位年輕人就是葛金章。

葛金章（一八九四—一九六五），字仲文，安徽省蒙城縣人，十六歲考入北京某商科學校，十九歲投筆從戎。葛是馮軍「十三太保」之一，也是韓復榘的老朋友。

一九一三年春，左路備補軍訓練告一段落，二營一部留在城裡擔任勤務，負責城防，兼為外交部大樓等政府重要機關站崗；一部仍返回三家店守護陸軍部軍械局。韓復榘隨營部駐城內。

九月，左路備補軍奉命改編為「京衛軍」，下轄左翼第一團和左翼第二團，陸承武營擴編為左翼第一團，陸任團長；馮玉祥營擴編為左翼第二團，馮任團長。

部隊擴編，馮玉祥帶上李鳴鐘、谷良民等幾位官佐頭目赴河南鄆城一帶募兵。李是河南沈邱縣人，離鄆城不遠，他去方便一些。不到兩個星期，馮便招足一千六百名新兵，其中有吉鴻昌、梁冠英、張凌雲、田金凱、趙廷選、魏鳳樓、程心明、雷太平、雷中田、田春芳、李團沙、李曾志等，這些河南籍的新兵後來都成為西北軍第二代著名戰將，其中雷太平嗣後為韓復榘的嫡系將

領。

席液池、韓德元（韓占元的胞弟）、丁漢民、曹夢九等雖不是這次招的河南籍新兵，但也是同期入伍。席嗣後成為西北軍騎兵軍長。韓後為西北軍師長。韓氏兄弟同谷氏兄弟一樣，在西北軍中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丁曾在韓復榘麾下歷任營長、團長和旅長，是韓的得力戰將。曹一九二〇年即離開馮軍返鄉，韓復榘主魯時，聘其為省政府參議兼縣長。

此間加入馮玉祥左翼第二團的還有過之翰與楊慕時。

過之翰（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字覲宸，安徽省蒙城縣人，一九一一年畢業於南京南洋陸軍講武堂，加入同盟會。一九二二年在蒙城縣議事會工作。一九一三年秋加入馮玉祥團，充正兵。其後在西北軍歷任察哈爾都統公署財政廳長、北京政府財政部次長、西北邊防督辦公署諮議兼西北銀行總經理、國民聯軍總部軍需處長、陝西省政府財政廳長、察哈爾省政府財政廳長、冀察綏靖公署經理處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楊慕時（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字斌甫，直隸鹽山縣人，青年時期就讀天津商業學堂，其間秘密加入同盟會，畢業後即到北京投奔馮團，任軍需官。楊其後在西北軍歷任甘肅省政府委員、甘肅省政府財政廳長、陝西省政府委員、西安市長、察哈爾省政府財政廳長。楊與過之翰是兒女親家，兩位先生都是西北軍著名的理財專家。

馮玉祥把新兵帶回北京，先安置在順治門（宣武門）外的一座大廟裡住下，隨即編制成團：

京衛軍

左翼第一團

第一營

第一連

統領 陸建章

團長 陸承武

營長 陳正義

連長 宋哲元

左翼第二團

第一營

第一連

第二連

第三連

第四連

第二營

第五連

第六連

第七連

第八連

第三營

團長 馮玉祥

營長 馮玉祥(兼)

連長 李鳴鐘 班長 葛金章

連長 萬某

連長 劉某 排長 過之綱

連長 王某 排長 谷良友

營長 趙觀江

連長 趙席聘

連長 劉某 排長 韓復榘

連長 劉大侃

連長 關某

營長 邱毓坤(後易孫振海)

第九連

連長 吳鵬飛 正兵 過之翰

第十連

連長 席尊榮 排長 劉汝明 正兵 馮治安

第十一連

連長 康某

第十二連

連長 楊某

從京衛軍建立起，「哨」改稱「連」，「棚」改稱「班」；「管帶」、「哨官」、「哨長」、「什長」改稱「營長」、「連長」、「排長」、「班長」。

「老二營」擴編為團後，韓復榘向馮玉祥明確表示：志在帶兵打仗，不願再做案頭工作，正是「寧為百夫長，不做一書生」。馮見韓有膽有識，便調他到二團二營六連任排長。

馮團編制完成後，即開往北苑訓練三個月。北苑在京城北郊，與南苑一樣，原也是皇家苑囿，至清末開始駐軍，以後就成了軍營。

一九一四年初，馮團又調進城裡朝陽門內東四祿米倉駐防。倉廩就權做官兵的營房。

祿米倉顧名思義，是明、清兩代儲存京官祿米的倉廩。明、清時，北京人吃的大米多數是經大運河從南方運來的，名曰「槽糧」。「槽糧」從通州東門外的運河碼頭卸船，除部分存放通州外，大多由水、路運往北京城裡。水路進東便門，可一直通到什剎海；陸路走京通大道，進朝陽門。那時朝陽門內有很多大糧倉，除祿米倉外，還有北門倉、南門倉、東門倉、北新倉、海運

倉等。

祿米倉的倉廩始建於明嘉慶四十年，至清末民初尚存四十三廩，倉廩和圍牆全部用大城磚修建。倉廩很大，坐北向南，每廩五間，面闊二十三米，進深十八米，高七米。房頂為合瓦，頂開氣窗。由於房間特大，窗戶很小，陽光很難照進來，室內陰森森、冷颼颼；加之長年無人居住，空氣中瀰漫著腐朽、污濁的氣味；由於地上仍撒著很多陳年的碎米屑，碩大的老鼠到處亂竄……由於居住環境骯髒陰冷，很多官兵都病倒了。

馮團在祿米倉駐防三個月，離開後這裡改設陸軍被服廠。至今米倉僅殘存兩廩，位置在東城區祿米倉胡同七十一、七十三號，現已成重點保護的歷史文物，供後人憑弔。

由於馮玉祥在二十鎮時，即對基督教產生良好印象，因此在北京期間，幾乎每星期天都去位於東單孝順胡同的當時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堂——美以美會亞斯立堂作禮拜，聽主任牧師劉芳（許驥雲的岳父）講道。馮與基督教結緣，自此而始。一九一七年，馮在北京接受洗禮。

正是因為基督教的關係，還是一個小青年的許長林來到馮的身邊。許長林（一八九五—一九六九），字壽山，直隸靜海縣人，自幼失怙，十四歲在靜海一教堂為法籍牧師當僕童。一九一二年，法籍牧師來北京，介紹十七歲的許給馮當勤務兵。許以後在西北軍任師長、在馮治安部任副軍長，一九四九年被解放軍俘虜，一九六〇年第二批特赦。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以陸建章為統領的京衛軍接到陸軍部下達出征西北、

追剿白朗的命令。

白朗（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河南省寶豐縣人，身肥，高四尺餘，頭戴烏巾，有兩寸半之綠色小辮，發跡後出入乘黃緞八抬大轎，素慕梁山好漢宋江。一九一一年，河南大旱，官府橫徵暴斂，白朗以「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為旗號，「拉竿」起事，在嵩山落草，自比宋江，並與李鴻賓、宋老年、白瞎子等豫西綠林人物相聯絡，逐漸坐大，號稱「中華扶漢軍」，與清廷對抗。民國後又打出反袁（世凱）的旗號，率數千之眾橫掃豫、鄂、皖，且戰且走，出沒無常，隊伍發展到兩萬多人，所部多為散兵游勇，受過軍事訓練，戰鬥力頗強。袁世凱派段祺瑞兼豫督，指揮豫、鄂、皖，蘇四省軍隊對其圍追堵截，因「朗」與「狼」諧音，乃謂之「打白狼」。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四日，白部占據老河口，直指荊紫關，欲進入陝、甘。白行前發表通電，明告袁世凱：本督（白自稱「中原扶漢軍大都督」）將攻取西安，爾等宜早做準備，勿謂言之不預也！袁震怒，派陸建章為陝西宣撫使，率所部京衛軍入陝進剿。

陸建章乘機擴大實力，請准陸軍部將所部京衛軍擴編為兩個旅，即左翼第一旅和左翼第二旅。馮玉祥任左翼第一旅旅長兼左翼第一團團長。馮在兩年時間內由營長擢升為旅長，也算是軍旅奇蹟。

馮玉祥左翼第一旅出發前，曾在二十鎮馮營任隊官的邱山寧（邱斌）被陸軍部派到馮旅任「隨軍諮議」。邱曾於一九一一年三月由二十鎮調到陸軍部軍學司任中校科員，未能參加灤州起

義。

四月初，馮玉祥率所部左翼第一旅第一團先發，餘則隨全軍後行。劉汝明所在之第一團第三營為堵截白朗，已於三個月前進駐新鄉，馮乃率第一、二營分乘三列火車沿京漢路南下，再轉隴海路西行至河南澠池下車（當時隴海鐵路只修到陝縣以東的觀音堂），與先期到達的第三營會合。是時白朗部已攻克荊紫關，進入陝西。

馮部經陝縣向潼關徒步行軍，一過靈寶便鑽進函谷關。函谷關關口石壁上刻有「紫氣東來」四個大字，傳為當年老子騎青牛所過之處。進入峽谷，兩邊山巒壁立，中夾一道，僅容二馬並行，所稱「丸泥可封函谷」，即此之謂也。部隊在大峽谷內穿行，足足鑽了兩天，才平安走出這段險途。

出了函谷關，眼前豁然開朗，前邊不遠就是潼關。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馮軍出入潼關，不知凡幾，在此演繹了一幕又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悲喜劇。

在潼關，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農民從山東巨野長途跋涉，投奔馮玉祥左翼第一旅吃糧當兵，旋被選送模範連（連長李鳴鐘、排長韓復榘），後升任西北軍師長，此人就是谷良民的老鄉陳希聖。

馮部過了潼關，於四月十六日到達西嶽華山腳下的華陰縣，在此接到陸軍部命令：京衛軍改編為中央陸軍第七師，陸建章任師長；下轄第十三旅、第十四旅和衛隊團，賈德耀、馮玉祥分任

第十三旅旅長、第十四旅旅長；陸承武任衛隊團團長：

中央陸軍第七師 師長 陸建章

第十三旅 旅長 賈德耀

第十四旅 旅長 馮玉祥 參謀長 宋子揚

隨軍諮議 邱山寧

副官長 李鳴鐘

第二十七團 團長 楊桂堂

第一營 營長 鄒心鏡

第一連 班長 葛金章

第四連 副連長 過之綱

排長 谷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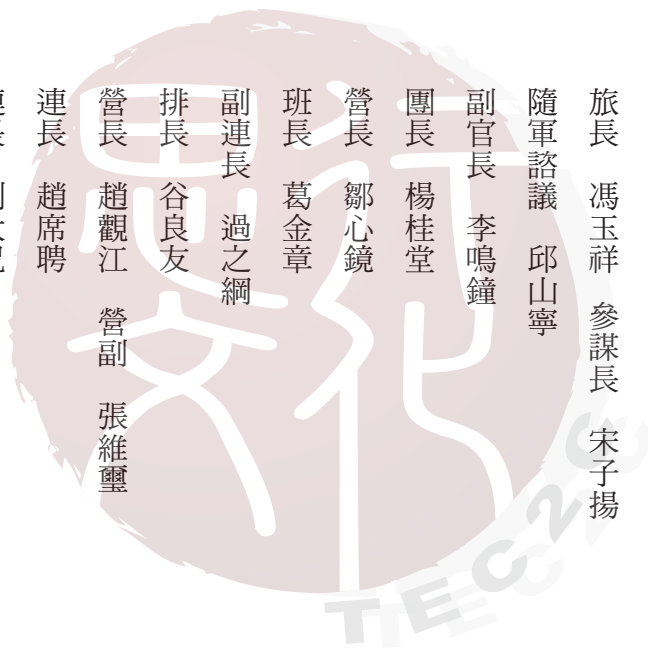
第二營 營長 趙觀江 營副 張維璽

第五連 連長 趙席聘

第七連 連長 劉大侃

排長 韓復榘

第三營 營長 孫振海



	第十連	排長	劉汝明
	第十二連	排長	佟麟閣
	第二十八團	團長	何乃中
	第一營	營長	陳正義
		營副	宋哲元
	第二營	營長	董世祿
	第二營	營長	王某
衛隊團	團長	陸承武	

韓復榘調任第十四旅（馮玉祥）二十七團（馮玉祥）二營（趙冠江）七連（劉大侃）排長。十一月，韓補授陸軍步兵少尉。

馮玉祥的第十四旅是由京衛軍左翼第一團和左翼第二團合編而成。第十三旅即由京衛軍中路備補軍改編而成，旅長賈德耀是日本土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與蔣方震（蔣百里）、曲同豐為同期同學，後任保定軍校校長、馮玉祥陸軍檢閱使署參謀長、陸軍總長及代理內閣總理。一九三五年，一度出任宋哲元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與西北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賈與宋係兒女親家。

馮玉祥的左翼第一旅改編為第十四旅後，從北京來了一批有背景的人物，先後被安插到馮旅，馮也無可奈何。

第十四旅參謀長宋子揚，江蘇徐州人，日本士官學校第七期炮科畢業，與徐樹錚既是同鄉，又是同學，還有親戚關係。時徐下野避居上海，欲引馮玉祥為盟友，乃薦宋加入馮旅。馮稱讚宋：「智識經驗都很豐富，稱得起一位幹練有為的人物。」嗣後段祺瑞組建西北邊防軍，任徐為總司令，宋遂離開馮旅，任西北邊防軍第三混成旅旅長。

陸軍部給第十四旅派來兩位團長，年齡都比馮玉祥大得多。

第二十七團團長楊桂堂是段祺瑞的人，外號「楊傻子」，馮玉祥恨之入骨，在其自傳《我的生活》中，把他說得一無是處。至於孫連仲則說楊「人倒是滿好的」；劉汝明認為楊「人雖然也很好，但是精力遠不如馮充沛」。

第二十八團團長何乃中（一八七二—一九五五），字仿檀，廣東香山人，清末最後一科武進士，保定將弁學堂畢業，陸建章舉薦他到協統王化東處任參謀、隊官。馮評論他：「品行學問都很好的，只是不贊成革命。」一九二九年，北伐結束後，李鳴鐘任遣置部長，李聘何任安置處處長；一九三一年，馮在張家口組建「綏察抗日同盟軍」，何為之謀劃；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亦聘何為顧問。「七七事變」後，何返鄉隱居。

馮旅中還來了兩位不速之客，他們日後在西北軍裡都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蔣鴻遇與劉郁芬兩位老同學結伴來到陝西華陰投奔馮玉祥，分別被委以少校參謀和上尉參謀。

蔣鴻遇（一八八四—一九三〇），字靜庵，直隸固安縣人，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第三班（期）馬兵科學生（該學堂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前身，只辦了三班。在馮玉祥嫡系將領中，畢業於該學堂的還有劉郁芬、李樹春、吳樹榮和張起士），畢業後去雲南，在滇軍中任中、下級軍官。蔣精明幹練、足智多謀，人稱「二蕭何」，馮稱他「韜略遠在當時一般人之上」。日後蔣曾一度擔任馮的幕僚長。

劉郁芬（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字蘭江，直隸保定人，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第三班（期）步兵科學生，畢業後去雲南，在滇軍第十九鎮任下級軍官，一九二二年調任北京軍士學校教官，馮玉祥評價他「忠厚老實，嚴謹穩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時候」。劉以後成為西北軍「五虎將」之一。

馮玉祥率第十四旅於四月底到達西安，駐南門外小雁塔附近，那裡環境清幽，「雁塔晨鐘」是清代「關中八景」之一。

是時，一位十六歲的山東青年，千里迢迢從家鄉追到西安，執意要在馮旅吃糧當兵，最終如願以償。這位年輕



北京西郊三家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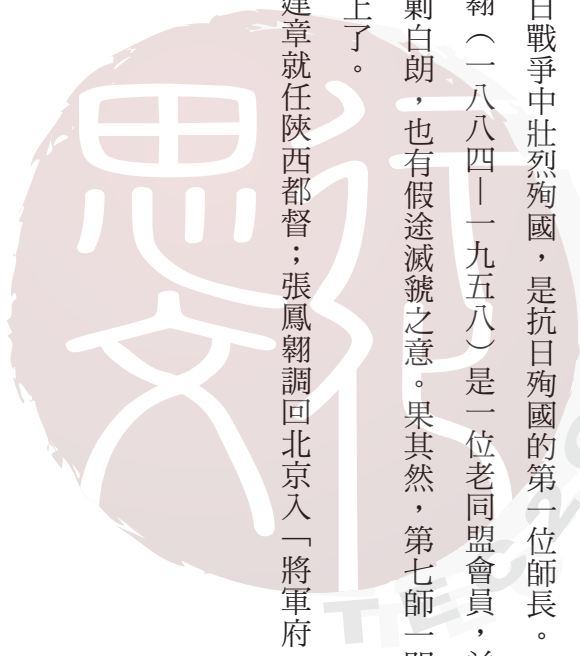
人就是日後在「七七事變」中犧牲的抗戰英雄趙登禹。

趙登禹（一八九八—一九三七），字舜臣，山東菏泽人。少年時因家境貧寒，未入私塾讀書，在家務農並師從武術名家朱鳳軍練習武術。一九一四年加入馮玉祥的部隊，後任馮的隨身護兵。

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一九三三年，任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一〇九旅旅長，後任第一三二師師長。在抗日戰爭中壯烈殉國，是抗日殉國的第一位師長。

當時的陝督張鳳翱（一八八四—一九五八）是一位老同盟會員，曾參加辛亥革命。袁世凱命陸建章率部入陝，追剿白朗，也有假途滅虢之意。果其然，第七師一開到西安，陝西都督的烏紗帽就戴在陸建章的頭上了。

六月二十日，陸建章就任陝西都督；張鳳翱調回北京入「將軍府」，授「揚威將軍」，淡出軍政界。



京衛軍左翼第二團正兵過之翰



中央陸軍第七師第十四旅上尉參謀官劉郁芬



京衛軍左翼第二團團長馮玉祥(一九一三年)



中央陸軍第七師第十四旅少校參謀官蔣鴻遇

